

### 城府(下)

文/张玮玮

不知过了多久,我恢复了些体力,缓缓地移步到一个小庙里,刚靠在柱子上,一尊鬼像里便飘出一个精致正太的少年模样的人,他轻叹口气,双脚缓缓着地,“大小姐,你是反抗不了主上的。”

我淡笑着看向外面明朗的天空,说了一句:“命在我,不在他。”

依稀记得,那年我逃出去时,他就在这里站着看我,感叹了一句:“这都是命,你又何必走呢。”

那时我狂妄地回答他:“什么是命,我就是命,命在我不在他!”

“那就不论发生什么,都不要回来。”

回到如今,他的脸还是那样的稚嫩,我却长大变成熟了。

他问:“那你为何又要回来。”

我愤恨地看向他,“那年你知道我被下了血咒。”

“是吗,那又如何,你不是无论生死都要出去的吗?”

他的反问让我着实一愣,是啊,当年确实是这样,可是,我回来仅仅是为了报仇吗……

我恍惚了几秒,突然惊醒,不对,我为什么反被他洗脑了,坚定信念下一秒,我就挥手控制短刀猛地向他刺了过去,嘴里不忘吼出心中所想:“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的,我要让他付出代价!”

他像是早料到一般,身形一闪,短刀刺中他身后的柱子,之后便没了他的影子,只留下了一句话:“伶儿,别让自己变成了魔鬼。”

我怔住了,呆呆地看着他消失的地方,那里悬浮着一颗金平糖,它朝我飘了过来,我伸出手它就稳稳地落入我手心里,我喃喃了一句:“那时候,我会杀了我自己。”

这么多年来,还会有人叫出这个名字。

君临殿。

外殿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,我刚踏入正殿,两旁便“呼呼呼”地有规律地往深处窜起火苗,照亮了气派奢华的正殿,那端,贵人椅上慵懒地坐着位身材修长、一头瀑布般的银发美男子,他面貌如天仙,但一双幽深的红色眼瞳却透着一股邪气,他勾起嘴角,万物都仿佛失去了颜色。

“来了啊。”如天籁之音般迷人的嗓音,我麻木地听了十几年。

我冷冷地看着他,提起十二分精神。

“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爸爸,爸爸会伤心的。”他弄出一副痛心的模样。

“他在哪?”我不想跟他周旋,直入主题。

“久违的重逢,不关心爸爸吗?”

鬼君慵懒地勾起一丝银发在指尖缠绕,“过来,让爸爸好好瞧瞧。”

我厌恶地皱眉,“别用你的脏嘴

侮辱了那两个字。”

话落,我顿觉身子一僵,一步一步地朝他走过去,我恨得牙痒痒的,他居然控制了我!

“侮辱?”他冷笑着看我走进,“养你长大,教你一身功夫的全是我,怎么就不配那两个字了?”我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奋力想摆脱他的控制,却还是走到了他面前。

鬼君纤细白皙的手指挑起我的下巴,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恨意,我毫不畏惧地回视他,他突然莫名地笑了,“小丫头,逃跑的可是你,现在回来打算用三脚猫功夫杀了我?”

“就算是这样,错在我,不在他们,你为什么要害他们。”

“害他们?”他仿佛很吃惊,“难道不是因为你们,他们才死的吗?”

我怒火中烧,“你还装!要不是因为你在我身上下了血咒,他们会死吗?”

他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,用力捏住我的下巴,让我感觉到一阵阵的疼,“记住,抛弃你的是他们,要夺走你的也是他们,我鬼君从不是什么君子,是我的谁也拿不走。”

我红了眼眶,“你混蛋,我从来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人,我只想做个平凡的人!”

“哈哈哈。”他放开了我,大笑起来,“鬼伶儿,从我给你取的这个名字开始,你就注定此生不凡!”

我脱力般的累,我想,若是我的父母没抛弃我,我会不会过得更加开心,如果我没逃出去,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离世,而我的结局,会不会不一样。

“我给你一个选择,留下来,我放了那个阳人,你走,我杀了他。”

“这是你我之间的事,别扯上别人。”我最恨他不拿人命当一回事。

鬼君的眼里染上一抹笑意,“嗯,很好,那我们之间的事怎么算。”

我面无表情,一字一顿地说清楚,“我要你魂飞魄散。”

他依旧笑眯眯的,“那你呢?”

“我也绝不独活。”

他赞赏地点点头,“不错,不愧是我女儿,有胆量。”

我看他这态度,忍不住皱眉,“你以为我在开玩笑?”

“没有啊,你很认真,我知道,只是现在的你还杀不了我。”

鬼君忍俊不禁的表情让我有些恼羞成怒,不对啊,他怎么能像扯家常一样平静。

“这样吧,你留下来学更厉害的咒法,我帮你解了血咒,又放了那个阳人,怎么样?”

我更加确定他在开玩笑,顿时怒火燃烧,“你放开我,我现在就杀了你!”

可他并不把我当一回事,自顾自地打了个响指,一个正太便显身在旁,我瞪大眼睛看着他,鬼君说:“把大小姐送回房,那个阳人你就看着处理。”

“是。”他恭敬无情地回应道。

我刚想说什么,一阵心悸传来,我双眸一睁,不敢置信,血咒为什么

又要反噬了。

全身又冷又疼,我喘不过气来,昏迷前,我听到了一声轻叹,似乎说了一句话,好像是“傻丫头……”

等我再次醒来,身处熟悉的房间里,我一个翻身坐起身来,发现那个正太就坐在地毯上,静闭双眼,我立刻警惕起来,我没想到他是鬼君身边的人。

他睁开了双眼,直视着我,淡淡地开口:“你不用这么警惕,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”

我不可能相信他,但他却重新闭上了双眼,“好好休息吧,你是出不来的,在此期间,我会跟你说一个故事。”

我下一秒就知道什么是出不来了,因为我碰到了一面看不到的墙,我便知道这是“锁灵墙”,在这里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

“还记得,婴儿时的你躺在一个篮子里,放在井边,主上看到了你,你对着他笑,主上便过去抱起了你,那时我们就知道你是纯阴体,也知道你身上的病——寒骨病。这个病发作起来全身发痛发冷,是无药可治的,主上却打算收养你,我们是鬼,人鬼殊途,怎能养育一个阳人,但他是主上,我们又能反对什么,之后他就建立了这个‘城府’,边学怎么为人父母,边派人去买东西,什么都给你最好的,供你生存,后来,你长大些了,就教你练武强身,教你识字,可他没想到自己养了个白眼狼,你想离开这里,主上有多伤心你知道吗,可他不会表达,他用血咒骗你回来,那些阳人的死全是意外,这些你从没想过吗,他承认过什么,你就把这些全揽到他身上。”

我整个人都愣住了,异样的情绪从里升起,我不相信地说:“这些都是你编造的!他怎么可能……”怎么可能这么好,下面的话我说不出口。

“我们不骗阳人来这里,吸取阳气,又怎么能在阳间久留,主上他可是为了你耗尽了心机啊。”

我一下子瘫坐在床上,消化着这不可思议的事,他却站起身来,转身离去,只留下一句话。

“他也想做个好父亲。”

“好父亲?”我苦笑着轻念出声。

“叫我吗?”突然一阵冷气袭来,传来的天籁之音仿佛一个大钟,敲在我心里,我一个激灵转过头去。

鬼君笑眯眯地坐在我身旁,我扑过去抓住他的肩膀,熟悉的凉意从手心传来,我怔了怔,想起曾经有一次他抱着我,我将脸贴在他脖子上咯咯地笑,他笑着低头问我笑什么,我说凉凉的,好舒服。

回忆如潮水般涌了上来,我的眼泪脱了线的落下,他诧异地看着我,我像是在催眠自己地摇晃着头,嘴里念着:“不可能……不可能……”

“你哭什么?”他皱起眉头,抬手想替我擦去。

我触电般地蹦起来就往外跑,却“咚”地撞上了,疼得我呲牙咧嘴的。

他一手拉起我,冰凉的大手盖在我额头,语气很低沉地说:“若是不

### 把最坏的日子推过去

文/韦媛丹

站在十字路口,寻找回家的方向,一群羊的叫声,引起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一条小路,那是最为斜坡的一条小路,可以远远地望到熟悉的羊圈,可以远远地看到熟悉的背影。记忆告诉我,这是我家,这是我的父亲。我好想欢喜地跑进羊圈,欢喜地喊爸爸。可是怎么也跑不到羊圈,父亲的身影总是不停地在角落浮现。我想快点跑到他的面前,想抱一下他,想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,脚还痛不痛,猛地一抬腿,醒了,原来是一场梦。

在我记事起,我很少梦到我的父亲,今夜梦见了,却看不见容颜,却不能问候。说真的,我沮丧了,懊恼自己为何不走慢一点,如果慢点走,一定会走到他面前,一定知道他的病情,也不至于一使劲就醒了。我想再次回到梦境中,可是怎么也睡不着,反而越来越清醒……

常言说: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要是换成以前我是不相信,可现在我信了。在今年的暑假中,我们一直为了学费一起努力,明明暑假要靠尾了,明明就差一点点我们就凑够了生活费,可就在这时,父亲却出事了。

整个暑假中我们大部分在八角树上度过,一如既往地谈学习、谈生活,父亲也是一如既往地提醒我们在树上注意安全。可那一天意外却发生在父亲身上,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从我眼前坠下的那一刻。额头上和嘴唇有血的痕迹,再往下看,父亲今早出门穿的是朴素而整齐的衣服,可现在却是衣衫褴褛。那一刻我很害怕,也不知所措,忘了问候,眼泪一直在眼眶打滚。可是他还是

信,就罢了吧。”

我不敢抬头看他,视线看到床边的小矮桌上的一个瓷碗上后连忙抬头看向他,他眼里带着明显的失落。

我犹豫着开了口:“你……”

他很快换了张脸,笑着揉了揉我头发,说:“本来带了你喜欢吃的杏仁酪。”

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,轻轻地说:“我想吃。”

待我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,杏仁酪已经送到了我手里,他笑眯眯地看着我,如果有耳朵和尾巴,一定很和谐。

我尴尬地舀了一勺,转移话题,“我什么时候能出去……”

“等你好了就出来。”

我刚吃进去就被这重口味给吐了出来,脸皱成一团,“为什么是咸的?”

他一副不可能的模样,“我只放了糖啊。”

“你确定不是把盐看成糖了?”我没好气地说,这样的错误,都犯了几年了啊。

坚定,微笑着对我说:没事,快打电话叫哥哥和母亲与叔叔们过来,送爸爸去医院……”简单的一句话,我知道父亲使了一股劲才能说出这几句话来。

大约半小时叔叔们都赶到了。在这期间对我们是一秒如一日,更何况是父亲呢。哥哥尝试背父亲回去,可是父亲的腿动弹不得。无奈之下我们就拿自家的梯子当作救护担架。明明半小时的路程,我们却用了一个小时。望着躺在架子上的父亲,我才知道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,就知道哭,而父亲一直对我们说:“没事,去医院就好了。”明明自己很疼,还一直安慰我们。

望着父亲离去的车,离我们越来越远,一直在身边一声不出的母亲放声大哭了,哭过之后,母亲坚定拉着我的手回家,一路上她一言不发。晚上竟下一场暴雨,雷鸣不断,只见母亲在窗边走来走去。手握着手机,不断跺脚,我知道她在着急地等待父亲的电话,想知道父亲的情况……母亲就这样在窗口徘徊到半夜一点多,哥哥打电话回来,说到医院了。母亲才松了一口气。

在此期间我们都与父亲通电话,在电话里,父亲一直说一句话:没事了,不用担心,该上学的上学。我知道父亲心中最牵挂的是我们的学习,所以我们也都不会让他失望的,我们会好好学。没有父亲在家的期间,家里安静极了。母亲的话也少了,每天只猛干活。

真盼望父亲的病早治好,早回家,回到那有说有笑的生活。

韦媛丹 天峨县高级中学1511班

他却看着我说话了,我也愣住了,心里一时又涩又酸,多久没这样了,好怀念……

“我再去重做吧。”他看出我的为难,抽走了碗打算走。

我连忙又拿了回来,几下全吃进肚子里,咸得我吐了吐舌,他不语地静静看着我,眼里流露出的温情毫不掩饰,我不好意思地盯着空碗底,沉默了半晌,我说:“爸……爸爸,下次,我做给你吃吧。”

身旁的安静了好久好久,熟悉的冰凉气息传来,他额头挨在我额头上,眼里的笑意溢了出来,感动地说:“好,你做给我吃。”

我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,嘲笑他:“忘了你不能吃阳人的东西。”

他的脸比翻书还快,不悦地说:“爸爸我可以看啊。”

我一时间心里暖暖的,甜甜的,那么,就算某天我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,一定还会有人记住我,因为我是他所珍视的人,有珍视你的人和你所珍视的人是件简单又幸福的事。(完)